

大周皇族

皇甫奇◆作品

4
天帝战车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大周皇族

皇甫奇◆作品

4
天帝战车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周皇族. 4 / 皇甫奇著. -- 西安 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224-11175-0

I. ①大… II. ①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41677号

大周皇族 4

皇甫奇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(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)
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 / 16
印 张 18
字 数 292千字
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24-11175-0
定 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投稿邮箱 bwcq@163.com
发货电话 010-88203378



目录
CONTENTS




第一章	心中之秘/001
第二章	宗人府/010
第三章	智斗宗正/019
第四章	伊侯/028
第五章	奔赴淮安城/037
第六章	戏耍薛烈/044
第七章	再进聚宝阁/053
第八章	深海水母精晶/062
第九章	孙世堃/072
第十章	天魔公主/079
第十一章	孙氏商号/087
第十二章	龙虎宗/097
第十三章	铜龙铜虎/108
第十四章	海外瀛人/115
第十五章	九凤之血/127
第十六章	化解无形/136






目录
CONTENTS



第十七章	十三皇子/144
第十八章	上古战场/152
第十九章	冥王太子/163
第二十章	驱虎吞狼/174
第二十一章	戒中灵魂/186
第二十二章	神兽穷奇/199
第二十三章	化龙草/209
第二十四章	封印穷奇/218
第二十五章	镇压长老/229
第二十六章	天罡地煞榜/241
第二十七章	神兽化蛇/254
第二十八章	洞窟文字/266
第二十九章	狩猎毕方/273
第三十章	邪神之卵/279



第一章 心中之秘

在方云沿着梅花林子中间的小径走到尽头时，另一侧，李亿玄坐在青铜马车里向另一个方向驶去。

“到了。”

李亿玄的声音从车厢里传来，平平淡淡，不高不低，却足以让马车夫听到。

“是，公子！”

马车夫应了一声，双手一扯，只听一阵“聿聿”的马鸣，四匹骏马拉的青铜马车立即停在了道路旁。

车厢打开，李亿玄白衣如雪，缓缓走了出来。

“你回去吧！”

李亿玄淡然道。

“是，公子！”

马车夫恭恭敬敬道。

李亿玄也没理会他，望了一眼前方，信步而行。

一步，两步，三步……五步，到第五步的时候，李亿玄的身影突然变得极为稀薄，仿佛融入空气中一样，第六步踏出，李亿玄仿佛一个泡沫一样，就在这名马车夫的眼皮底下，消失无踪！……

马车夫一直低着头。等李亿玄融入虚空中，消失不见后，他突然抬起头来，眼中暴射出一股耀目的光芒。这名马车夫摘下帽子，身形一掠，飞落至李亿玄消失的地方。

“不是飞遁，不是法术，也感觉不到特殊禁制的存在，是凭空消失的！跟踪七次，他已经换了七个不同的地方消失，稷下学宫到底在哪里……”

马车夫喃喃自语，他的面孔发生了变化，显露出另一张面孔。第二张面孔如出鞘之剑，锋芒毕露，完全找不到一点儿车夫的气质。

“不管了。先回宗人府，报告宗令大人！”

马车夫衣袍一撩，如同一只猎豹一样，返回马车。鞭子一扬，这辆青铜马车立即驶往了皇宫中宗人府。

就在车夫离开的时候，李亿玄白衣白袍，一脚迈出，进入了另一个空间。这个空间极为浩大，到处充斥着犹如实质般的天地浩然之气。

在这片空间中央，矗立着一座恢宏而巨大的宫殿。人站在这座宫殿面前，如同蚂蚁一样渺小。这座宫殿在四面都有一扇朱色大门，大门之外是干净整齐的玉阶。一道道穿着儒服的身影，就沿着玉阶，从殿门不断进出往来。

这些大儒一个个皓首白须，流露出高深的学问修养和浓烈的刚正浩然之气。这样的人，随便拉出来一个，都能把极道先生这样的地变强者直接喝成飞灰，就算天邪宗宗主，也救不下来！

而此时，这些大儒全都步履匆匆，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沓写满玄奥文字的纸张，一个个神情专注，精神高度紧张。甚至，可以听到他们走路的时候，嘴里喃喃念叨着纸上的内容。

如果方云的老师郭伯济在此，必然会非常震惊。因为这里面，有许多人被认为是早在十年甚至

数十年前就已经死去的名儒、大儒。这些人的资历，比郭伯济还要深得多！

这就是稷下学宫！存在的时间比之大周王朝都要久远得多。稷下学宫是天下读书人的圣地。外界传说，稷下学宫历经数个王朝，几经战乱，灭而重建，屹立不倒。

但根本没有人知道，战火从来都没有波及稷下学宫！稷下学宫几经战火、灭而重建的传闻，只是儒家为了避免引起天下人惶恐而散播出去的。

子不语怪力乱神！这里的情况若是说出去，太过神秘和骇人了！只有几经战火、灭而重建的稷下学宫，对于天下的普通人来说，才是能够接受的存在。

没有人知道，稷下学宫是什么人建的，建于什么时候。所有人都只知道，当他们进来的时候，这里已经有人。一朝又一朝，一代又一代，无数大儒、名儒，前仆后继，皓首穷经，研究着儒家最古老的核心秘密，很多人终生没有踏出过这个空间，最后老死在这里。

稷下学宫的边缘，三名老者长身而立，站在一片雪白的梅花树下，为首者是一名着白色儒袍的瘦削老者。“方云，已经带到夫子的茅屋了吧？”白袍儒者淡然道。

“是的，已经将他送到梅花林中！”

李亿玄低着头，恭恭敬敬道。

“嗯。”老儒点了点头，“夫子的学问冠绝古今，他这么做，必有深意！嗯，你就暂时在这里修炼吧。等有新的命令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的。”

“是。”

李亿玄恭声道，目送三位大儒离开后，在梅花树下盘膝坐下。片刻后，犹如实质般的天地浩然之气，浩浩荡荡地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淹没了他的身影。

梅花林中央，小茅屋静静地坐落在此，散发着一股安宁、静谧的气息，和周围的环境完美地融为一体。

方云望了一眼前方不远处的小茅屋，又望了一眼四周的梅花林。恍然间，一种熟悉的感觉，涌上心头。仿佛，他曾经到过这里。

但方云很清楚，这里是朝廷的禁地。通往此地的道路上，也有禁军把守。他根本不可能到过这里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方云摇了摇头。

“算了，真相就在眼前。只要踏入茅屋中，一切就知道了。”

方云按捺下心中奇怪的念头，朝着茅草屋走去。

一步，两步……

越靠近，那种熟悉的感觉就越发强烈。一种烦躁的感觉涌上心头，方云继续向前走去。

第四步，第五步！……

“轰！”

第五步踏出，方云脑海里猛然一震，这一刻，所有的声音都从耳中消失，连风声都听不到了。方云感觉到自己的魂魄，这一刹那，突然破体而出，高高飞起，悬浮在空中。

一幅幅画面出现在眼前，方云感觉到自己悬浮在空中。天色很暗，苍穹中，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。而下方，就是这片梅花林和茅草屋。方云“看”到，一个龙姿虎骨、尊贵无比的身影，负手而立站在茅草屋外，他的气息毁天灭地，非常可怖！似乎不用动手，就能将自己轻易震死。而他此

时，似乎正与茅草房中的另一个人说着什么。

与此同时，方云还“看”到，距离自己很远的地方，还有另一道模糊的身影，和自己一样，悬浮在虚空之中。

“这个人是谁？他们是谁？……”

方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念头，想要看清楚这三个人。但他刚刚产生这个念头，脑海立即震荡起来。刹那间，所有的画面消失，方云又感觉到，脚下踩着厚实的大地。而他的眼睛，不知何时已经闭上了。

方云的胸膛急剧起伏，他睁开眼睛，眼前依然是那座静谧的茅草屋，四周依然是那片繁花似锦的梅花林。

没有一个人影！

方云又望了眼天空，虽然是阴天，但并没有什么乌云，也没有出现电闪雷鸣！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方云揉了揉眼睛，有种徘徊在虚幻与真实之间的感觉。刚刚的画面实在是太真实了！

他隐隐感觉到，刚刚所“看”到的画面，只是自己脑海深处的记忆。这些记忆被埋藏得很深，因为某种诱因而被重新唤醒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要悬空，至少需要阵法级的修为，还要有法器。我修炼武学之后，从没有来过这里。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记忆？！”

方云的胸膛急剧起伏。他仔细地思索了一会儿。确实，他在巴林矿山达到阵法级后，返回京城，便发生了三堂会审的事，接着大哥出走，他也离开上京城从军。中间，并无记忆缺失！

“方云，你还不进来吗？”

一个苍老的声音，不高不低，从茅屋中传来，声音中流露出高深的修养和智慧。是的，就是智慧！这是方云第一次，听到一个人的声音时，居然能让自己感觉到智慧，似乎天地间没有什么秘密能瞒过他。

“此人必是夫子！”

方云心中一动，立即回过身来，快步向前行走。踏上几级长着青苔的石阶，推开木门，方云进入了小茅屋内。

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茅草屋，里面没有什么玄虚。

茅草屋内很窄小，有些阴暗，地面铺着木板，很干净。茅草屋中央，隔着一道帘子。帘子后面，一道青影盘膝坐着，若隐若现。

“是他！”

方云虽然不能“隔垣洞见”，但还是能隐约看到对方的身影。帘子后的那道身影，和方云刚刚“看”到的茅草屋中的人影，极其相似。

“方云见过夫子！”

方云强按下心中的激动，恭恭敬敬道。

他没有见过三公，但三堂会审时，却曾感受过三人的气息。而眼前这位，流露出来的学识修养、刚正浩然之气，比之三公还要强烈十倍、百倍！就凭这点，也值得方云尊敬！

“方云，坐吧！”夫子的声音从帘子后面传来。

方云望了一眼，在帘子前面不远，有一个蒲团。方云行了一礼，立即在蒲团上坐了下来。

“三张信笺，你已经收到。方云，你有什么想问的，现在就问吧。我会全部告诉你的。”

方云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想得很开，很淡定了。但听到夫子的这番话，依然忍不住情绪起伏、热血沸腾。

所有一切，在这一刻都要揭开了！

方云感觉自己的手在袖里颤抖！

无数个念头，从脑海中闪过，方云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。

在接到李亿玄的第一封信笺时，他就对这一刻十分期待。他的意志非常坚定，但真正面对的一刻，依然不禁患得而患失。——这件事情，对他的干系实在太大了。

方云沉吟良久，艰难地开口道：

“我想知道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……是不是真的？”

话音一落，方云的心悬了起来。他不敢直接问。如果夫子所说的，和他想的根本不是一码事，岂不是暴露了自己的秘密！

“你不是重生！”

夫子的话语掷地有声。方云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！

一石激起千层浪！

方云心中一片惊涛骇浪，一直以来深信不疑的东西，这一刻，瞬间被摧毁。

“你刚刚看到了。你确实是到过这里的。来，让我助你恢复记忆吧！……”

夫子的声音突然从四面八方传来，声音中带着一股奇异的力量。方云感觉眼前的珠帘开始晃动起来，并且产生重影。

“轰！”

脚下的木板似乎化作了海浪。方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顽石，重重地坠入了海中，激起滔天大浪……

无数的画面在脑海里掠过。这一次，不再是断断续续的，而是完整的。

方云记起来了……

一年前，他还是一个孱弱的学宫士子。那一天，他嘴里吐着血，匆匆地从学宫里逃了出来。但杨谦和李平并没有放过他，继续派了护卫来抓他。

那个时候，马车不在，方云被逼无奈，匆匆跳上了一辆马车，然后驱车逃跑。但他根本不会驾驭马车，只知道马车夫平时驾驭的时候，都抖缰绳，所以，他也使劲儿抖缰绳。但没有想到，四匹烈马发了狂，一路往西北而去。

那个时候，方云受了重伤，又坐在四匹发狂的烈马拉的马车上。天空阴云密布，一道道雷电从云中掠过。他是小侯爷，娇生惯养，以前从没有吃过这样的苦。当时心中又惊又怕。方云只记得，自己最后看到的一幕，就是上京城西北角的梅花林。

在这个时候，记忆发生了变化。方云感觉自己的身躯突然变得很轻，飘飘荡荡地飞了起来，但他的脑海里却是浑浑噩噩，一片茫然。他感觉到自己的身躯就像一片被风卷起的叶子一样，向西北角飘去。

梅花林，茅草屋，龙姿虎骨、尊贵无比的神秘人……

方云刚刚踏入这里时产生的幻觉，再次出现。他依稀“看”到，神秘人和屋子里的人，似乎聊了很多、很久，而天也越来越暗。

方云“看”到的最后一幕是，天空电闪雷鸣，下起了大雨。而茅草屋前，那道雄伟的身影，突然弹身而起，飞入高空之中，悬浮不动。随后，一个巨大的灰白两色太极图案，从茅草屋中迸射而出。

这个巨大的灰白两色太极图扩张后，在虚空中一卷，然后化为一个巨大的灰色圆球。那道神秘人影就站在球体的中央，而自己和另外一个看不到的人，则在这个球体的下部边缘。

方云感觉到，站立在球体中央的那个人曾经瞥过自己一眼。那一瞬，方云感觉他的眼睛仿佛黄金铸成的，耀眼夺目，满含着不屑，如同高高在上的神祇在俯视着一只蝼蚁。

然后，他的目光，很快收了回去！

“砰！”

球体爆炸的瞬间，方云看到虚空中出现一个巨大的八卦，八卦范围之内，密密麻麻，无数细小的人影正在迅速演化，再然后，方云就被卷入了其中……

前世的经历，再次重演。

大哥死……父亲被人皇击杀……母亲自杀而死……崇阳门外，方云的头颅高高飞起……

“不！——”

方云大叫一声，猛地清醒。他跪在地上，眼睛怒睁，里面布满了血丝。豆大的汗珠一颗又一颗地滴落在地板上，打湿了一大片。

他整个人仿佛虚脱了一般。

“现在明白了吗？你的闯入，完全是一场意外！”

夫子的声音从帘子后传来，平平淡淡，波澜不惊。

“这，这一切……都是一场梦吗？”

方云双手撑在地上，喃喃道。

“是梦，也不是梦！因为你弃文习武，这场梦境的内容，已经发生了改变。然而，梦虽然发生改变，但梦依然是这个梦，并没有变成另外一个。”

夫子淡然道。

“夫子，我不明白！——如果这真的只是梦，为何会这么逼真？如果只是一场梦，是不是意味着，我的家族并不会被满门抄斩？”

方云摇着头，喃喃道。他无法相信，一直深信不疑的转世重生，居然是假的！

“你既然想知道，我便从头给你说起吧！”

夫子的声音带着一股奇异的力量，仿佛能穿透时间——

“我周武风隆盛，各种功法秘诀无数。然而所有的武功秘诀，推本溯源，全部可以追溯到四套绝学，分别是《三坟》《五典》《八索》《九丘》。”

“你听好了，”夫子的话似乎带有某种特殊的含义，“《三坟》者，乃是远古三皇的武学；《五典》者，乃是上古五帝的绝学；《八索》者，指的是以东南西北正四方，以及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斜四方，合称八方为构造基础，预测未来吉凶变化、天机运转的学问；至于《九丘》，指的乃是九州所有神魔的武学集合。这些书大部分已经失传，留下来的也是残缺不全。

“其中只有《八索》因为与武学关系不大，被战火波及得并不严重。《八索》最原始的依据，乃是远古天皇所创的《河图洛书》。因为《河图洛书》不算武学，所以没有归于《三坟》。而《八索》就是由《河图洛书》演化出来的。

“《八索》共有三本，分别是《归藏易》《连山易》与《周易》。其中《周易》为儒家所创，为《八索》之首。《归藏易》为佛家所得，演化佛门法诀，现在所得者，为吠陀洲的佛宗圣者。《连山易》为道教所得，演化道家诸多术数绝学，其中，道统最全的，是天机阁的璇玑先生。这三本，皆为推演未来吉凶、天机运转的先天术数之学！”

方云这个时候，心中一动。佛宗圣者和璇玑先生这两个人的名字，他都听过。

在西部闾城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佛宗圣者，佛宗道统失落于中土的传言，就是从佛宗圣者嘴里说

出来的；而杨弘镇压聚宝阁的时候，君念生和风太苍，就都说是璇玑先生请过来的！

“不管是《连山易》《归藏易》，还是《八索》之首的《周易》，都能够推演未来的变化。就在一年前，也就是你重伤昏迷，一缕魂魄飘出体外，误入梅林之时，我的茅草屋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一位不能拒绝的客人！在他的要求下，我不得不以天地为幕布，替他推演未来变化！……”

“夫子所说的人，就是我看到的那道人影吗？夫子为儒家之首，难道以夫子的能力，也无法拒绝他的要求吗？”

方云道。

“不能！——你不如听我说一个故事吧！”

方云心中一凛，知道以夫子的身份，还需要以讲故事的方式隐讳表明，那么这件事情，必然牵连极大！

“一个将军，来到一条河前。他想要渡到彼岸。然而河流湍急，而且整条河没有摆渡的，只有一名准备上岸的渔夫。渔夫已老，而且大限将至。将军立即找到渔夫，让渔夫在大限到来之前，最后摆渡一次。

“渔夫没有答应，然而将军威胁，如果老渔夫不答应，就将他的子孙全部杀光！老渔夫虽然不怕死，却不愿自己传下的血脉就此断绝，于是答应，在最后再摆一次渡。

“将军的目的地是彼岸，而河流的前方是一条千丈悬崖，两者的方向截然不同。渔夫虽然人老，但技仍在。船到中流，突然，一条惊恐的鱼闯至渔夫桨下，被渔夫一拨，便高高跃起……”

“如果鱼仍在水里游，它的结局，毫无疑问是摔下悬崖。然而渔夫寻寻常常的一拨，却把它带入了空中。也因为这一拨，这条鱼和其他千万条鱼，变得不再相同。”

夫子淡淡道：

“因为看到河流的前方，这条鱼游入了一条岔道，避过前方的层层礁石。然而鱼虽然游入了岔道，但岔道的终点依然是汇入这条河流的尽头。”

方云脸色惨白：

“夫子的意思是梦里的事情依然会发生，是吗？”

夫子并没有回答，只是在帘子后，道：

“渔夫虽然能把这条鱼拨到空中，但并不能送它平安跃过悬崖，一切，只能靠它自己。方云，如果你是这条鱼，你会怎么做，才能逃脱最终的命运？”

方云闭着眼，没有回答。他的脸上血色褪尽，豆大的冷汗再次流了下来。

“不可避免，不可避免，不可避免！……真的不可避免吗？！”

方云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不甘和不屈！突然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他笑了起来：

“我这是怎么了？！鱼坠入悬崖，本来就是天命。而我所努力的目标，不正是逆天改命吗？《三坟》《五典》《八索》《九丘》又如何？终究是生灵所创！我为何要信奉另一个生灵所创的绝学！”

“只要没有发生，就有改变的可能！《河图洛书》是远古天皇所创，《周易》是儒家所创，二者皆是观察天地而悟道理。我为什么就一定要禁锢在他们的绝学里面？既然我学文的命运可以改变，那我方家家破人亡的命运，也必然可以改变！”

想至此处，方云的眼中迸射出一抹明亮的光芒。他猛地坐直了身子，平静地望着夫子，开口道：

“如果我是那条鱼，我就打破鱼只能在水里游的规则。我要化成一条龙，翱翔在天上！不论是礁石、悬崖，还是彼岸，都要被我摆脱在下方！”

“哈哈！”四面八方传来夫子欣慰的笑声：

“方云，你说得不错！一条鱼再怎么挣扎，它的命运也只能是坠落悬崖。但如果它化成了一条龙，那就什么也禁锢不住它了！”

夫子的笑声敛去：

“方云，离开吧！——当时机到来，我会替你解答最后的疑惑！”

夫子的声音在虚空中回荡，沉寂于无！

方云嘴唇动了动，他心中还有许多疑惑。但夫子已经把话说死，他也不好再留下来。

“多谢夫子！”

方云站起身来，以儒家师生之礼，深深鞠了一躬，转身踏出了茅屋。

他一边走，一边低头思索着。

方云隐隐感觉到，夫子话里有话，很多东西都没有说透。他所说的一切，基本上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念，那就是——你不是重生！

回想起来，当初李亿玄在西北狄荒出现时，曾经说过，当自己收集齐三张信笺的时候，就会替自己解决心中最大的疑惑。而在方云心中，最大的疑惑就是“重生”。而夫子，确实只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也就是说，方家被满门抄斩的事情，并没有发生过。想到这里，方云松了口气，不论怎么样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而且从此以后，自己再不用觉得心里有芥蒂。

“毫无疑问，渔夫就是夫子，而我就是那条鱼。渔夫的子孙血脉，毫无疑问，指的就是夫子之后，传下的儒家道统。”

方云眼睛微眯，心中思索。夫子虽然言而未尽，点到即止，但他本来就是聪明之人，微一思索便明白过来：

“能以天下儒家的道统来威胁夫子的，普天之下，只有人皇！只有他，才有这个资格，威胁夫子！”

当这个念头掠过脑海，方云身躯猛地一震，眼中蓦然迸射出一抹刺目的光芒。他神情变幻，思索不定。对于人皇，他远没有其他人那么多的敬畏：

“人皇到底想干什么？大周朝能够兴盛，可以说，完全归功于儒家。儒家若灭，对大周有百害而无一利。以儒家的道统来威胁夫子，这种事情，只有疯子才做得出来！”

方云停下了脚步，默默思考。

儒家被皇室打压，排除出正统地位的事情，并非没有发生过。中古时代，宗派控制皇权，儒家就被打压得相当厉害，硬生生被从正统地位打压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。

虽然在大周朝儒家影响极大，但儒家的思想中，本来就有忠君的思想。皇室若真要对付儒家，倒也并非完全不可能！

方云相信，自己的推断应该是没有错的。然而就算他也想不通，人皇为什么要以儒家的气运来威胁夫子。大周皇室与儒家休戚与共，灭掉儒家就是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大周朝一千多年的安宁，也将毁于一旦。而且按照道理，这种威胁应该没有什么可信度，夫子一笑置之就是了。但他居然信了，而且真的以《周易》替人皇推演天机！

方云摇摇头，完全想不明白，人皇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，让夫子相信，他真的敢这么做！方云心中有种直觉，当日，人皇与夫子的交谈里，必然隐含着天大的玄机，而这，正是自己所不知道的。

“大周朝吏治清明，每一任的人皇，虽然是上任人皇钦点，但也必须获得当任三公的承认。如果品德不过关，首先就过不了三公这一关。能从太子的位置顺利坐上人皇的宝座，这本身就足以证明，这一任的人皇，在品德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他又为什么会这么做？威胁夫子，对于儒家来说，

这等于是大逆不道！——我的层次还是太低了，这里肯定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，是我不知道的。”

方云心中想道。

突然，方云心中警兆顿生，猛地回过神来，向前望去，就看到三名穿着白色儒衣、额头系着白巾，一副“天子祭酒”打扮的人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出现在自己前方二十丈开外，就站在梅花林间小径的尽头。——不知何时，自己已经走到梅花林小径的尽头了。

梅花林往东，再有一两里，就是皇室的太庙。太庙是皇室祭祀宗室的地方，而祭祀，就是由一群“天子祭酒”主持的。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官职，由上古传下，一般有二十人到五十人。历朝历代，官制都有改变，但“天子祭酒”这个官职却并没有改变。

“方云，夫子知道你心中还有疑问，特令我等在这里等着你。你有什么事情，就说吧。”

三名“天子祭酒”中，为首者望着方云，开口道。

方云心中微感诧异，但不动声色，大步走了过去。

“是夫子令你们过来的？”

“嗯。你想知道的最重要的东西，夫子已经告诉你了。至于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，问我们就可以了。”

一名“天子祭酒”道。

方云沉思不语，片刻后，郑重问道：“我的事情，你们都知道了？”

方云必须先要确定，这三人知道什么、到了什么程度，才能确定自己要问什么。

“如果你是说，夫子以《周易》推演未来天机运数，而你误入其中的话，那我们确实全部知道。”

中间的“天子祭酒”道。

方云心中一震，随即道：

“夫子曾令李亿玄三次出手救我，为什么？夫子到底想要我做什么？”

他完全不相信，夫子救自己，会没有任何目的！如果夫子真的只是想帮自己，何以只帮三次，而不帮到底？

“夫子的想法不是我们可以揣度的。这个问题，只有夫子才能回答。”另一名“天子祭酒”道。

方云摇了摇头：

“好吧。这个我不问了。我记得，在大病之前，我身体孱弱，修炼武道事倍功半，但病愈之后，身体突然之间就好了，根本没有孱弱之感。而且修炼武道，也是事半功倍。这其中是不是夫子的原因？”

“不错。人有三魂七魄，身体强健的人，三魂七魄与肉身相合。身体孱弱的人，需要药石相补。”

第三名“天子祭酒”：

“你那个时候，非常虚弱，随时可能死亡。我们接到夫子的命令，在你大病的第三天，到方府送上了一颗‘浩气返魂丹’。这种丹药，只有夫子才能炼制，除了能让魂魄归体，也有一部分强身健体的作用。这件事情，你母亲华阳夫人知道！”

方云心中一震，这件事情母亲从没有跟自己提起过。

“最后一件事情，另一个闯入夫子推演之中的人是谁？”

三名“天子祭酒”身躯一震：

“这件事情，我们不能回答你！”

方云摇摇头，他也没指望这三人真的告诉自己。

“多谢三位老师。”

方云拱了拱手，说罢，越过三人，往前行去。

“方云，你没有其他问题了吗？”

三人微感诧异。

“不用了。”

很多东西，自己想一想就明白了，没有必要去问他们三个。而且，很多重要的东西，他们也不可能回答自己。否则的话，早在茅草屋中夫子就告诉自已了。

“如果你要回去的话，外面已经替你准备好了一辆马车。”

“多谢三位老师。”

方云没有拒绝。

小径中，三人望着方云一路向前行去，消失在尽头，才收回了目光。

“果然不愧是拥有苍龙命格的人，我们准备好的很多答案，都完全用不上。这一点，连夫子也没料到。”

一名“天子祭酒”道。

“我还是不明白，夫子在临终之前，为什么为此子接连两次燃烧寿命，以《周易》推演此子未来天机，以致大限提早到来，只写下一半的天机，便撒手而去……”

另一名“天子祭酒”摇了摇头：

“所谓天机不可泄露，这就是天数。连夫子也无可奈何！”

“别说这些了。夫子死前，一天之内，三次推演天机。一次为人皇，二次为儒家，三次为此子。此事关系重大，绝对不可让人皇得知！”

为首的“天子祭酒”道。

“嗯。”

三人拾级而上，进入草庐。

“弟子拜见夫子，惊扰之处，请夫子见谅！”

三名“天子祭酒”，神态虔诚，三叩之后，站起身来，掀开帘子。只见帘子后面，一名身材消瘦的青衣老者，面露微笑，盘膝而坐，一动不动。他的鼻中，没有任何的气息，居然是早已经死了！

方云只以为自己和夫子面对面交谈，却不知道夫子其实早就已经死了！

就在三名“天子祭酒”走到帘后时，虚空中，再次传来夫子的声音：

“现在，你们可以将我的尸身，搬走了。”

三人神态愈发恭敬了。他们心知，这声音是夫子死前留下的。也只有夫子才能神机妙算，将一年之后三人到达的时机、动作，完全推演出来。

“弟子恭送老师！”

三人行了一礼，然后挟住夫子的双臂，跨入虚空之中，带往了无知空间中的稷下学宫。

夫子肉身离开的刹那，茅草屋瞬间像度过了无数岁月，迅速灰败、腐朽。而外围的梅林，原本繁花锦簇的梅花，也突然之间，全部凋零，所有的花瓣，全部掉落地上。

远处，方云低头行走，始终觉得心中怪怪的。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自己遗忘了。夫子说过的故事，一遍遍地在他脑海中掠过。

“……渔夫已老，大限将至……渔夫已老，渔夫已老……大限，大限……”

方云心中悚然一惊，猛然抬头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方云回过头来，便看

到满树的梅花同时落尽。

一种不妙的感觉涌上心头，方云想都没想，霍然转过身来，向梅花林深处掠去。当他到达梅花林中央的空地时，只见刚刚还干净整洁的茅草屋，已经彻底垮塌。台阶上生满了青苔。茅草上也长满了黑霉斑，处处透露着一股腐朽、灰败的气息。似乎这座茅草屋，在刚刚的一刹那，横跨了数百年的时间。

“夫子！”

方云心神一动，一股内力涌出，将茅草高高掀起。但茅草屋中，空空荡荡，并没有夫子的踪迹，连带那三个“天子祭酒”，也消失无踪了！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！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！”

方云怔怔地望着前方，茫然若失。

第二章 宗人府

从梅花林中出来，方云始终心神不定。夫子所居的茅草房突然消失，让这次会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

“渔夫大限将至，莫非是说夫子寿命已尽？夫子精通《周易》，能预测未来。他莫非料到，我会回过头来，所以提前从这里消失了？”

方云坐在马车里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平静下来，然后迅速地把今天所遇到的一切过滤了一遍。

“我一误入夫子推演范围，立刻好像把十年后的情形全部真实地经历了一遍。甚至于连十年后我作过的诗、读过的书，都一一印在脑海里，忘也忘不掉。就好像，我真的多出十年的记忆一样。《周易》为《八索》之首，莫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！”

“去年元宵文试，我夺得文试武比的魁首。当时武穆和三公同时投下请柬。武穆和三公地位显赫，按道理，根本不可能垂青我这个侯府次子，如今想来，恐怕是因为夫子的缘故了。”

方云心中默默想道。

他又想起了那个戴着半截面具的佛宗传人，毫无疑问，这个人就是另一个闯入夫子推演范围之内的人。

“这个人，和我一同闯入了夫子的推演之中。我经历了未来的十年，不知道，他经历了多少年。他能在元宵灯会抄出我作的诗，看来，他所看到的命运，必然和我产生了交集……”

方云沉吟不语。这个人行事低调，非常神秘。而且，夫子也没说此人是谁。但他千不该万不该，在虚戮剑宗寻找藏宝图时，太过性急，暴露了自己的秘密。方云是心思何等缜密的人物，这人只暴露了一点点，却将自己整个儿卖给了方云。他自以为做得隐蔽，却不知道，方云早已识破了他。

“世子啊世子……你我同时误入夫子的推演之中。你抄了我的诗，我抢了你的图，看来我们还真是有缘。鱼要想越过龙门，化身成龙，要有机缘，看来，你就是我的机缘了……”

方云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一抹亮光从眼中一闪而逝。

“公子，侯府到了！”

此时，车厢外，传来马车夫的声音。

方云推开门，走下去。只见母亲带了丫鬟，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

“母亲。”

方云走上前去。

“嗯，见过夫子了？”

华阳夫人道。

方云眼中掠过一丝诧异：“母亲已经知道了？”

“嗯，”华阳夫人点点头，“进来吧。”

进到侯府正堂中，华阳夫人屏退了诸人。

“孩子，既然你已经见过夫子了，有些事也是该告诉你了。你曾经跟娘说，你是从十年后重新活过的。其实，当时我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你之所以能活过来，完全是因为夫子送来一粒浩气返魂丹。娘本来想告诉你，但送丹药的人说，夫子特别嘱咐，不到时候，不要告诉你！”

夫子德高望重，上京城中，很多贵族都知道夫子的存在。只不过，很少有人见过。因为，夫子很少见外人。

方云这才知道，母亲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自己。想了想，方云把面见夫子的情况，毫无保留地跟母亲华阳夫人一一说来。

华阳夫人听完，眉头紧皱，眼中掠过一丝深深的担忧。但很快，华阳夫人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：

“云儿，夫子并没有说，我方家必定会被抄家灭族，对吗？我方家对朝廷忠心耿耿，娘相信，朝廷不会这样对我们的。而且，你爹也绝对没有谋反之心。夫子说的，只不过是一种可能。娘相信，这种事情，绝对不会发生的……要实在是没办法，娘就让你爹辞官归田，我们一家人不做王侯，平平淡淡地过完一生，这样不就不会发生了吗？……至于夫子突然消失，娘相信，夫子这么做，必有深意！”

方云知道，母亲这是在安慰自己。王侯之家，想要辞官归田，根本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不过，他也不想打击母亲，强笑道：

“母亲说得是！……孩儿突然有些累，就先下去了。”

“嗯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就先歇息去吧。”

“嗯。”

方云行了一礼，然后转身离去。等方云离去后，华阳夫人脸上浮起一丝深深的忧虑。

……

方云并没有回自己住的厢房，而是来到了书房。

“大人，您找我？”

不久之后，赵伯言打开房门，走了进来。 he 现在是侯府中的一位侍卫，就住在四方侯府中。

“嗯。”方云点了点头，突然抓过一张纸，在上面唰唰写下两个字，然后抛了过去，“这个人，你给我盯好了。我要你将他的一切行动随时报告给我。”

赵伯言瞧了一眼，脸上掠过一丝诧异：

“这一位，似乎和大人并无冲突。而且，似乎并不会武功。大人为何对他特别注意？”

“哼！赵伯言，你看走眼了。这一位的功夫，可不比我差！——不要多说，去办吧！”

方云挥了挥手。

“是，大人放心。这位世子既然装作不会武功，那就更好监视了。属下定然不会让大人失望！”

赵伯言说罢，立即转身离去。

赵伯言离开后，书房里便安静下来。这种寂静的环境，更便于思考。

方云仰着头，靠在椅背上，闭目冥思。这一夜，他想了许许多多。至第二天一早，方云睁开眼睛，整个人从身体到精神，都宛如脱胎换骨一般，显露出不一样的风采。

“吱呀！”

书房的大门打开，方云信步踱出来。

“少爷，皇后娘娘和宗人府的人，同时派人来了。”

迎面，正遇上行色匆匆、一脸惶惶的梁伯。

“嗯，我知道了。”

方云淡然点了点头。他心中早有预料。

“梁伯，给我备一份参汤。”

方云道。

梁伯讶然，但并没有违背：“是，少爷。”

方云喝完了参汤，这才缓缓走到门口。门外，停着两辆马车，一辆贴着金饰的，另一辆挂着黑色的布幔。一名穿着锦袍的老太监和一名着黑色劲装、腰上挂着宗人府腰牌的络腮胡大汉，正在门外等着。

“小侯爷，皇后娘娘召你即刻入宫。”

看到方云出现，老太监眼睛一亮，急急地走了上来。在外面待了许久，他早就不耐烦了。不过，眼前这一家子，可非比寻常，四方侯深藏不露不说，这位小侯爷封王拜侯也是指日可待！可以预见，未来的方家，影响力必定大增。他倒也不敢寻常对待。

“小侯爷，凶兽之血，朝廷严令收回，你身上却私藏了蜚的精血。这件事情，恐怕免不得要你随我去宗人府解释一番了！”

络腮胡大汉眼睛一瞪，说话就不是那么客气了。

宗人府里，皇子皇孙收押太多了，哪个不惧，哪个不怕。他倒也不怕了一个方云！

“滚开！你小小的一个卒子，也敢狐假虎狐，在我面前卖弄！”

方云只是一个眼神瞪过去，这个看起来颇为威猛的大汉，立即瞪瞪直退三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满脸的惊骇。

方云地变级的修为，精神力何等强大。虽然只是一个眼神，也不是这个汉子能承受得了的。

“公公，我们先入宫面见皇后娘娘吧！”

方云说着，登上了马车。老太监见状大喜。

“在外面候着吧。等见过娘娘，我便去宗人府，见见你们宗令！”

话音一落，方云垂下窗帘。贴着金花的马车便掉过头，往皇宫去了。

皇宫有外城和内城之说。像元宵御宴，上京城的王公子弟们，就只能在外城参加御宴。而只有一品诰命夫人才有资格进入内城。

马车在内城外围就停了下来，方云下了车之后，跟着老太监，走过一座又一座的宫殿，跨过一条又一条丹墀，越过一批又一批的大内侍卫，最后才到达了皇后娘娘居住的坤和殿。

大殿内，金碧辉煌，里面分成三个巨大的梯层。第一层，两旁站满了精魄级的大内侍卫，这些人若放到外面，直接就是大将军了。